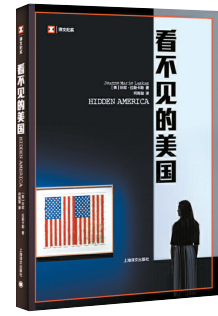


看见“看不见的世界”

■ 珍妮·拉斯卡斯



视觉中国供图



《看不见的美国》
[美]珍妮·拉斯卡斯 著
何雨珈 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很多人都不知道,自己的国家到底是怎么运转的。

“译文纪实”系列《看不见的美国》,讲述的是这样一群人:他们每日辛勤劳作,维持人们的生活运转,人们却从未将其放在心上。他们在美国未被“看见”,在其他很多国家,亦是如此。

本文选自书中,有删节,小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
每天要像折断的树苗一样弯着腰工作整整10个小时

这本书的灵感形成于一个煤矿之中。当时,我身处俄亥俄州地下150多米的地下,乘着一辆没有车顶、只能蹲坐的小矿车,在一片乌漆漆的黑暗中啾啾啾向前翻滚。我的屁股墩儿挤压着旁边矿工的背,脚踩在别人的脚上,所有人都“低头哈腰”,免得头上的安全帽碰到低得不能再低的顶板。帽子上的头灯照不了多远,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些摇摇晃晃的杆子和横梁,撑着整个地方不至于坍塌。这不是人待的地方,这不是人待的地方,这不是人待的地方,在小矿车磕磕碰碰的响声和快要跟不上心跳的心中,我的脑子里只回荡着这样一句话。

提到煤矿,大家想起的都是“下去”,其实,真正让人惊奇的是,你要“进去”。我们这个挤人的小分队沿着矿层隧道越来越深入地球的中心,一英里,二英里,最后离我们一开始下来的升降机井已经6英里了。小矿车停下来,我们翻身下车,整理了一下自己,然后站直——好吧,只能说勉强站直,顶板离地面不过1.5米左右。我们现在真正身临其境,这里就是矿工们挖煤的地方,每天要像折断的树苗一样,弯着腰,工作整整10个小时。

我本想表现得泰然自若些,就像去拜访一家不幸住在破烂房屋中的邻居,或是强忍某个小孩吱吱呀呀拉锯子一般地拉小提琴。但这不一样。四周一片漆黑,我们与唯一的安全出口相距整整6英里,加上周围的土地正在释放随时可能致命的甲烷,稍不注意受到最轻微的刺激,就会爆炸——这一切让我的礼貌与修养荡然无存。“你他妈的在开玩笑吧?”我脱口而出。我将在这个煤矿进进出出长达数月,最初的几天这就是我的口头禅。“他们应该把顶板弄高点啊!”我大放厥词,“这下面简直跟个小城市差不多大了,就他妈不能再修个电梯吗?”最后,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,只会不断重复:“哥们儿,这也太荒唐了吧。”

矿工们用无精打采的厌烦回应我的惊讶。有的面无表情地看我一眼,有的精疲力竭地眨眨眼睛。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正是这样的表情传递的信息引起了我的共鸣,给我深深的启示,最终牢牢抓住我的心,让我开始为期两年的9段不同的旅程。路上的所见所闻,构成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。

“你这人怎么回事儿?”矿工们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,“你怎么会完全不了解我们,你的生活以及这个世界呢?”

一边是煤矿业——一个价值270亿美元的产业,这个星球上增长最迅速的能源产业;另一边是挖煤的人们。我们每按动一次电灯开关,就燃烧掉一小块煤。我的日常生活归根结底和这些人息息相关,甚至可以说完全离不开

他们。然而,在我来煤矿之前,我对这些人他们的世界一无所知。

邀请高高在上的目光窥探一下这些被忽略的世界

真丢脸。说不清为什么,但就是不对。我动笔写《看不见的美国》,就是想把这种说不清的错误说清楚。是这些人让我的生活正常运转,我想把自己的生活与他们联系起来。也许,还能更进一步,让整个美国重新认识自己被遗忘的灵感。

我们每天吃的蔬菜,是谁来采摘?我们在餐桌上大快朵颐的牛排,是谁在养殖?我们在市场开心采购的东西,是谁运来的?我们扔出去的一袋袋垃圾,是谁让它们最终消失不见?更重要的是,为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变得这么难?在我看来,过去,对于这些维持生活运转的人们,我们还是相当了解的。他们与我们关系极为密切。高度工业化之前的美国,小城镇社会的美国,养奶牛的是查理叔叔,送来一车车稻草的是麦克表弟,提着一篮子青豆的是莎拉阿姨,当然还有人皆知的送奶人。日常生活用到的原材料和人工,都有着不同的情感和个性,还蕴含着历史与文化。

而今,这一切都成了过去。我们住在大城市、新郊区。我们忙忙碌碌。我们随手用电,周围的气温可以随心所欲地调节,食物触手可及,速度日新月异,交通方式也追求最大程度的方便,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,有人会拿走我们的垃圾,进行处理,免除这方面的后顾之忧;商场的货架上摆满了需要的商品,让我们随来随取。我们有工作要做,有文件要签,有按揭要还。我们是文明社会的文明人。我们不需要与牲畜面对面,只要对着它们的肉舞动刀叉;我们不需要知道农夫的手掌是什么颜色、什么样子,只要吃到他们摘下的生菜、桃子或香蕉。我们(需求者)和他们(供应者)之间简直是八竿子打不着。这样的状况,这样的冷漠,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?我想答案会让所有人赧然。

然而,在《看不见的美国》中,我倡导的并非所谓的“简单生活”,所有人自给自足,跑去砍木柴烧自家的炉子,亲手杀鸡做给孩子们吃,收小麦,种燕麦,弹棉花,剪羊毛。任何家里有现代设备、有电子屏幕的人都清楚,当下的生活就是有史以来最简单的生活,我完全支持

这个观点。

我写作本书的目的,只是想邀请整个美国转移高高在上的目光,窥探一下这些被忽略的世界,观察那些十分复杂的产业,看看一些不为人知的微小贡献。和我一起在这些世界中走一走,用全新的眼光看待每一天的日常生活。也许你对美国所知甚少:历史、政治、经济等风向标说明的风险和机遇,共和党红州与民主党蓝州之争……如果你正蜷缩在一个煤矿当中,或是盯着一个同时显示成千上万架飞机的雷达屏幕,或在沙漠的滚滚热浪和炎炎烈日下放牧500头身怀六甲的红安格斯奶牛,那么,上述知识再博大精深,也毫无用处。

为人所知与默默无闻截然相反的人生目标

过了些时日,我告别煤矿,来到北极圈以北400多公里的地方。这里是阿拉斯加的一个人工岛,短短几公里外,就是波弗特海的冰海冻浪。此地温度常年保持在零下45℃左右。我斜斜着边缘有一圈皮毛的兜帽,一边躲避着刺骨寒风的侵袭,一边听别人讲授如何钻钻头。这人的小胡子已经变成一小撮冰条,而他似乎毫不在意。在这片常常数周乃至数月人迹罕至的冻原之上,我结识了一小群工人,他们戏剧化的生活当然反映了整个美国对石油的迫切需求,但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爱,一种艰难生存环境催生出的兄弟之情,让我亲眼目睹不为人知的英雄事迹。众多的英雄事迹串联起来,再一次让我大开眼界,催促我用不一样的眼光和态度,去看待现代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便利。

我又去了加州的洛杉矶,在那里我见识了一架巨大的机器,正从“垃圾山”陡峭的悬崖上俯冲下来。这垃圾山的高度几乎可与俄亥俄州煤矿的深度比肩。我同时也膜拜了一些美国工程师杰出的工作。他们五十年如一日地努力,要征服垃圾这个大难题。他们的努力看上去富有哲学意味:垃圾是物质,而物质永不消失。你可以改变物质的形态,从这里搬运到那里,倾入海中,一把火烧掉,埋进土里,但物质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于是,在我眼里,管理垃圾的事业,就略有些奇怪地变成了一种关乎心灵和精神的追求。

一开始,我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有个想当然的设定:在“看不见的美国”,那些人们希望被外

界所知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样的预设有多么幼稚可笑。我发现,有些人毫不关心外界知不知道自己和自己的贡献,更值得一提的是,有些人根本就不愿意为外界所知。我在缅因州一个外来劳工营生活了一段时间,每天天还没亮就跟着工人们来到种满蓝莓的田野中,想了解这些为我们采摘食物的人和他们的生活。这些人来自墨西哥、秘鲁、哥伦比亚和南美洲其他更为遥远的地方。有的人是经过合法登记的,有的则不然。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种羞耻感之中,遮遮掩掩,不愿见人。他们一边违反着法律,一边耕种土地,采摘莓果。而这些莓果正是我每天早上放入麦片粥或谷物粥增添风味的食物。等到与他们熟识,每天早上我走向餐桌时,心情变得截然不同。现在,我怀揣着感激、愤怒、沮丧和责任,可谓百感交集。

为人所知与默默无闻,扬名天下与沉默隐匿,在我为写作这本书进行调查研究时,不断遇到这些截然相反的人生目标。在纽约那瓜迪亚机场,我遇到的人们,甚至把“默默无闻”作为自己最大的工作目标。那是一个专业技术过硬的军人团队,他们所服务的公众平时对他们一无所知,但他们的工作对公众却至关重要,控制空中交通的人,只有在工作出现失误,引起重大事故的时候,才会被注意到。和这本《看不见的美国》中的很多人物一样,这些人工作得越出色,就越默默无闻。

叫嚣弥漫了我们的感官让我们忘记还有其他事情

《看不见的美国》是对这个国家的一次深入探寻和颠覆,我所描写的对象和以往截然不同。我所要表达的观点,也和这名利当道的社会习以为常的主流观点完全不同。我们的耳边充斥着“上电视!赚大钱!得大奖!”等现代社会鼓吹的价值观。诸如这类的叫嚣弥漫了我们的感官,让我们忘记还有其他生活方式的存在,还有其他事情在发生。

我也考虑了“名气”这东西,想找找这本书中它能不能占据一席之地。说到名气就想到娱乐圈,这个最大的舞台,最吸引眼球的行业。美国橄榄球联盟(NFL)每年创收达90亿美元。那些“演员”们在球场上奔跑跳跳,你推我撞,把那个椭圆形的球抛来丢去,就能有不菲的收入。与此同时,啦啦队员们则展露着永恒不变的动人微笑,在球场比赛上挥汗如雨地舞蹈,好像在祈求大家分一

点注意力给她们。如果我们暂停狂热的呐喊助威,也问候一下这些姑娘,又有什么大不了的?和辛辛那提猛虎队的啦啦队员们相处的日子里,我发现了一种形式的专属于女性的默默无闻。她们身穿一模一样的服装,嘴唇上涂着一模一样的橘色唇彩,做着千篇一律的动作,为了做最好的啦啦队员,她们仿佛变成了同一个人。往深了说,这些啦啦队员们正好体现了最基础层面的国民性。每个疯狂的星期天比赛日,我都会目睹光鲜热闹与视若无睹这样的矛盾在眼前上演,这矛盾也是美利坚的特性之一。

我无意在这本书里表达任何个人的政治观点,也有意地控制了语气和内容,不代表任何人发出控诉或是请求。不代表没有登记的非法移民,不代表环境保护主义者,不代表其他的任何利益团体,甚至也不代表得州西部那些因黄体酮过剩产下漂亮小牛的奶牛。

我思考玉米的问题,棉花的问题,航运港的问题,大桥和高楼的问题,还有那些小小国旗下被埋葬的无名士兵,想听听他们在坟墓中的耳语。随着探究的深入和越来越多的了解,你会发现,“看不见的美国”越来越大,越来越复杂。

为什么要在意谁点亮我的灯谁让我的食物如此美味

我想,还需要指出很重要的一点,《看不见的美国》和其他所有的书一样,可能不同的读者在字里行间会读出完全不同的信息。如果说《看不见的美国》有任何立场的话,那也是来自球场的边线,来自深邃的地下,来自高远的天空,或是不为人知的内部。这些都是“有利地形”,因为在这些地方,能够听到那些安静而微妙的声音,被高声喊叫和响亮口号屏蔽了的声音,平时听不到的声音。“看不见的美国”无心争论。“看不见的美国”筋疲力尽。“看不见的美国”没有时间去看示威,也抽不出空闲观看电视上激烈的辩论。“看不见的美国”只想喝杯啤酒,早点睡觉。正是这些人维持着美国的正常运转。如果这些人明天辞职不干,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就会戛然而止。

我也想过,为了写这本书所做的研究和书里讲的那些故事,到底有什么重要?我为什么要在意谁点亮我的灯,谁让我的食物如此美味,谁帮我的航班顺利着陆,谁让我的牛排入口爽滑,谁让我安全准时地到达目的地?和别人一样,我也有“更重要的事情”要做,好像不应该浪费时间想东想西。但我又想到,过去这几年,为了写这本书南闯北,调查研究,好像眼界一下子打开了;而之前那些平静的“好日子”里,我就像一个紧闭双眼的无知孩童,到底哪种生活更好呢?

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形象,那是一个孩子,从来没人要他布置饭菜、削土豆或是出去扔垃圾。这个孩子想要新的玩具,马上就能到手;想要新的手套帽子,马上就能穿戴起来。她张口要求,东西就自然而然送到手里,于是她的要求越来越多,越来越高。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,直到习惯成自然,直到她觉得自己天生就具有这样的特权,理应获得如此待遇。但是,如果这个孩子足够幸运,她最终会发现,自己的衣食住行、娱乐设施和舒适生活,都是父母辛苦工作换来的。她会更多地了解到一个家庭的功绩,了解自己的欲望不过是这个复杂拼图的一小块。原来世界比之前想象的更加广阔丰富,无限无涯,值得她为之奋斗,做出自己的贡献。

我想,这样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。不管是作为家庭一员的孩子,还是作为国家一分子的公民,抑或是正在熟食店买火腿的老顾客。把幕布拉开,看看忙碌无比闹哄哄的后台,那里是如何运作的,有多少人正在全速开动脑筋,贡献体力,甚至做出个人牺牲,努力让这个系统正常运转,努力让你眼前的这台戏精彩纷呈,奇妙非凡。

平心而论,这件事丁谓倒做了,反而是冯拯等人耍了滑头,将烫手的芋头扔给了谓。不过,丁谓反对刘太后“移大政于他处”,也不是出于公心,而是为了方便自己把持朝政。显然,操控未成年的宋仁宗要比操控精明的刘太后容易得多。但他自恃位高权重,忤逆了刘太后,与太后的同盟关系难免出现了裂痕。

转眼到了乾兴元年夏,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:管勾山陵事务的内侍雷允恭被揭发擅移大行皇帝山陵墓室(墓室)。朝野震动。

自周怀政被诛后,雷允恭便是禁中最有权势的内侍。三月,他被刘太后委任为管勾山陵事,负责监修宋真宗的寝陵。判司天监邢中和告诉他:“今山陵上百步,法宜子孙,类汝州秦王坟。”意思是说,山陵墓室上百步的地方才是吉穴,就如汝州的秦王坟(相传秦王赵延美的陵墓为大益子孙的风水宝地),先人安葬在那里,子孙后代大旺。雷允恭一听,让人马上将真宗皇堂移至百步外的风水宝地。

雷允恭由于与丁谓交情极好,得以倚仗丁谓的权势,“日益骄恣无所惮”。他交待移动真宗皇堂,“众莫敢违”,马上开掘新墓室。雷允恭自己则快马赶回京城,禀告刘太后。太后说:“此大事,何轻易如此?”雷允恭说:“使先帝宜子孙,何为不可?”太后又问:“出与山陵使议可否。”让他找山陵使丁谓商议。按宋朝惯例,皇帝驾崩,例由宰相兼任山陵使,统筹先帝寝陵的建造工程。丁谓当然不似雷允恭不学无术,知道擅移山陵非同小可,但他又想迎合雷允恭,态度便“无所不可,唯唯而已”。雷允恭却去告诉太后,“山陵使亦无异议矣。”太后遂默许移动真宗的皇堂位置。

(十)

连载

解新日报 消费市场 专版

刊登内容

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
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
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
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
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

电话: 021-22898598

欲得天下宁,当拔眼中“丁”

宋仁宗

共治时代

王曾认为对寇准的谴责太重,丁谓盯着他,悠悠说了一句话:“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。”暗示王曾自己可能也会受寇准牵连,原来寇准离京前,王曾曾将宅第借给寇准居住,这个“居停主人”便是指王曾。王曾听了,“蹶然惧,遂不复争”。

丁谓甚至想将寇准与李迪置之死地,只是在宋代,诛杀大臣实在过于惊世骇俗,没有一个君主与权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丁谓不敢直接矫诏赐寇准、李迪,便想出了一个阴毒的计谋:迫寇、李自尽。

他秘密交待前往道州、鄂州送责词敕书的使,“以锦囊贮剑置于马前,示将有所诛戮状”。中使到了道州,寇准正在宴请客人,客人为道州官员,出来迎接中使,“中使避不见”;问所来何事,中使也不答,故意将气氛弄得紧张兮兮,以致众人“惶恐不知所为”。倒是寇准神色自若,说道:“朝廷若赐准死,愿见敕书。”中使不得已,将敕书掏出来,寇准一看,并没有赐死嘛,只是远贬雷州。

李迪则没有寇准的这份豪气。当中使到达鄂州时,李迪已听说钦差“以锦囊贮剑置于马前”,以为中使这一次来鄂州,肯定是送来朝廷赐死的救命,“即自裁”,果然要自杀,幸亏家人发现及时,给救了回来。李迪的门客邓余去见中使,恶狠狠地警告他:“竖子欲杀我公以媚丁谓耶?邓余不畏死,汝杀吾公,我必杀汝!”其实中使这次来,也不是要杀李迪,而是送达远贬李迪的敕书。尽管如此,邓余还是担心李迪受谋杀,跟着李迪从鄂州到衡州,一路“不离左右”。鄂州通判范讽敬重李迪,不理中使催迫,挽留李迪数日,又为其“治装行”。在丁谓擅权之时,范讽这么做,是要冒政治风险的。

有人问丁谓:“迪若贬死,公如士论何?”丁谓满不在乎地说:“异日好事书生弄笔墨,记事为轻重,不过曰‘天下惜之’而已。”李迪、寇准被远贬的消息从朝堂传至民间,京城坊间不知是谁编了一首歌谣:“欲得天下宁,当拔眼中‘丁’;欲得天下好,莫如召寇老。”一时传遍大街小巷。但丁谓对民间如何评价他,也是毫不在乎的。

踌躇满志的丁谓开始连刘太后也不太放在眼里,“尝议月进钱充宫掖之用”,提出要限制宫廷开支,“太后滋不悦”。

还有一件事也让丁谓“稍失太后意”,这件事得从宋朝的视朝制度说起。宋太宗确立了皇帝每日御前殿听政的日朝制度。宋真宗晚年,由于身体多病,经常不豫,遂改“日朝”为“只日朝”,逢单日临朝听政,双日则在禁中休息,坐朝的地也从前殿改为后殿;宋仁宗继位后,延续了真宗晚

吴钩 著